

水边的夏天

张国龙·著



(彩图版)



张国龙·著

水边的夏天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边的夏天 : 彩图版 / 张国龙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7.9

ISBN 978-7-229-12214-0

I. ①水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8831号

水边的夏天 (彩图版)

SHUIBIAN DE XIATIAN (CAITUBAN)

张国龙 著

丛书策划: 郭玉洁

责任编辑: 郭玉洁 李云伟

责任校对: 刘 艳

封面设计: 益辰设计

封面题字: 周云磊

插 图: 亦 邻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11.75 字数: 100千

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214-0

定价: 2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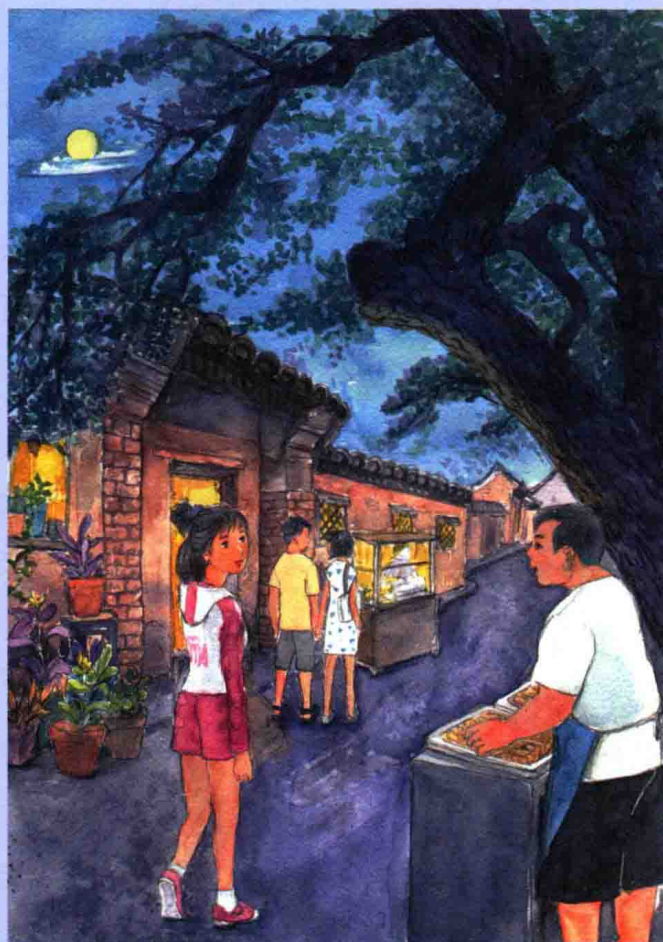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001/ 第一章 灯盏胡同
- 019/ 第二章 飞离云之南
- 034/ 第三章 渔父渔歌
- 058/ 第四章 鲲鹏和夏天
- 083/ 第五章 古镇出逃
- 109/ 第六章 共同的家
- 146/ 第七章 今宵同梦
- 176/ 寄放六岁那年的我（后记）
- 181/ 《水边的夏天》彩版补记





第一章 灯盏胡同

又是酷暑。但，柳笛的心怎么也热不起来。

许多话一直憋在心里，柳笛想对鲲鹏说，却一直没说出口。当然，也因为柳笛不知该怎样说。

近一段时间，鲲鹏就像夏日的天气，忽风忽雨，阴晴不定。

那天上午，柳笛在楼下与鲲鹏邂逅。鲲鹏目无下尘，一脸冷漠，好像根本不认识柳笛。

“Hi! Hi! 鲲鹏!” 柳笛满脸堆笑，大声招呼。

鲲鹏居然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只是用鼻孔里喷出的“哼哼”声回报柳笛的热情洋溢。

那一刻，柳笛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，突然被主人莫名其妙踹到了门旮旯儿。柳笛郁闷死了，心情糟得比这黑色七月的鬼天气还要糟糕200倍。

柳笛弄不明白，鲲鹏究竟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地方？

柳笛不由得想起，妈妈经常抱怨柳笛那总是一本正经总是拉着马脸的爸爸时所说的话——“谁借你谷子却还给你糠了？”

要是柳笛没记错的话，鲲鹏差不多半个月没去她家玩儿了。

柳笛只好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：“鲲鹏，你这个小神经病，中考结束后，你凭什么突然对我不理不睬？你又不是什么星儿什么腕儿的，你摆什么谱？哼，你不是常常以‘男子汉大丈夫’自诩吗？你算什么男子汉？莫名其妙就把自己变成了‘狗不理’包子，没劲死了！”



柳笛都快患偏头疼了，但还是搞不明白鲲鹏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现在这副缺心少肺的模样。鲲鹏真是变了呢，非常陌生。倘若有人问柳笛、鲲鹏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，柳笛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反正柳笛感觉鲲鹏就是变了，怪怪的，很不爽！

从上幼儿园到初中，柳笛和鲲鹏就在一起玩儿，玩儿得差不多混淆了性别。鲲鹏不像别的男生那样，一上中学就不和“女的”玩儿了。柳笛也不像和她要好的那些女伴儿那般，和鲲鹏等“男的”保持一段神秘兮兮的距离。

“鲲鹏，你是有意躲着我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我又不是练举重、练拳击、练摔跤、扔铅球、掷铁饼的那些彪悍生猛的女的！莫非是我该问你中考的事儿？”柳笛险些把她那颗别人都认为绝顶聪明的脑袋想破了，仍然琢磨不出她在什么地方冒犯了鲲鹏“男子汉大豆腐（大丈夫）”的尊严。

2

那天，柳笛在小区门口撞见鲲鹏。

柳笛一如既往，亲热地拍鲲鹏的肩膀，说：“Hi！鲲鹏，你考得还好吧？”

柳笛真没别的意思，她只是顺便问一问。虽说柳笛一向学习优秀，很明显，如此重要的考试她还是轻松不起来。考试结束快一个星期了，她一直忐忑不安。即或在睡梦中，她还坐在考场里。不是看不清试卷，就是什



么都不会，浑身冷汗。

柳笛想找人聊聊，也许，她会轻松一点儿。

“考得好还是不好反正就那样了，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？你们女的就是多事儿！考都考过了还提那碴儿，你烦不烦？该干吗干吗去！”鲲鹏一把撸开柳笛的手，恶声恶气。

柳笛宁愿双耳失聪，也不愿听见鲲鹏所说的话。如同当头一棒，打得柳笛眼冒金星找不着北。

柳笛呆立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足足有十来分钟。那一刻，她尴尬得如同那些特别拙劣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——“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”，又像是变成了南极大陆上最为蠢笨的一只企鹅。

鲲鹏一向温和。楼上楼下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夸他懂礼貌，是少见的乖乖男生。

“别理他，有病吃错了药！”柳笛在心里恶狠狠地痛骂。

“我要不这样发泄发泄心中的郁闷，我可能就只有华山一条道了——一头撞在绝壁上，肝脑涂地，一命呜呼！但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庆幸的是，我还算站直了，没被他的话噎趴下！”

当鲲鹏的身影消失在楼道深处，柳笛噙着泪继续恶毒妇般在心里咬牙切齿地咒骂：“白痴弱智发神经吃错了药疯牛病突发……”

这事一直横亘在柳笛心头，恰似一不小心吃出了一只苍蝇。

柳笛在博客里发誓：

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冤大头。

KP，从此我不会再理你了，直到你变成了一个须发皆白的糟老头子！

柳笛至今还怀疑鲲鹏的“男性更年





水边的夏天

期综合征”是不是提前到来了？难道他比她那刚过五十就病毒发作的爸爸，还提前了四分之一世纪？！

3

今天是领中考成绩单的日子。

柳笛在学校里碰见了鲲鹏的父亲，打听到鲲鹏考得一塌糊涂。

柳笛真的替鲲鹏难过。她相信，鲲鹏拽着那张悲惨的成绩单，肯定浑身会不停地冒虚汗。看来，这个七月对于鲲鹏来说，的确是黑色的。绝望的他，一定像一只乌鸦在茫茫黑夜里茫然失措地扑腾。

柳笛是绕道从学校回家的，怕的是与鲲鹏狭路相逢。她不知道是否应该向他表示安慰。其实，从拿到成绩单到现在，她都想笑呢！要是谁说她小人得志，她也没什么好反对的。她就是想笑！而且，她确实躲着同学们偷偷地笑了。可是，当她看见那些和鲲鹏一样考得惨不忍睹的同学死灰色的表情，她又实在不好意思春风扑面。

三年“浴血”奋战，夜以继日的熬煎，柳笛终于可以昂首走进四中那高傲的校门了。只要她一如既往再忍受三年“非人的折磨”，等待她的肯定是北大、清华或复旦的录取通知书。

柳笛现在总算是理解了鲲鹏近一段时间的反常。

其实，鲲鹏上不了四中上不了重点在柳笛的预料之中，因为他好像从不曾有过远大的目标。理所当然，他不会像柳笛那样朝着梦想努力奋斗。





可是，柳笛认为，再怎么说明，鲲鹏也该能考上普通高中吧？鲲鹏也真够差劲儿的！怎么只考了那么一丁点儿分数？居然上职高都有点儿悬？

柳笛现在知道了，鲲鹏其实还是在乎考试的，尤其在乎像这种大人们所谓的“可以决定你们将来的命运和前途的考试”。鲲鹏其实早就预料到了考试的结局，难怪那天柳笛一提考试，他就不问青红皂白冲柳笛发火。

不过，柳笛还是认为，即便鲲鹏心中如同爬进了一条长长的毛毛虫般不舒服，他还是没有理由对她不理不睬。

“鲲鹏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凭什么迁怒于我？”柳笛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“当然，我现在已经完全原谅了你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反正原谅了就是原谅了。但是，我还是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我觉得我也有点儿不正常了，这种反常的感觉我想是没人能懂的！”

柳笛不敢主动去找鲲鹏，她害怕再碰上他犀利无比的浑身“荆棘”。

不知怎么的，柳笛现在突然觉得鲲鹏很可怜。她真心想安慰他，向他表示发自肺腑的理解。但她隐约知道，他肯定不愿接受廉价的同情。

“鲲鹏，我对你的同情百分之三百源自灵魂深处。可是，除了我，谁会相信呢？”柳笛暗自念叨。

这次考试鲲鹏可算是把锅底都砸穿了。柳笛不敢想，他怎么向他爸爸、妈妈交代？鲲鹏的父亲是一所著名大学中文系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鲲鹏的母亲也是一所著名大学外语系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他们一定想不明白，怎么会生出鲲鹏这样一个连上职高都悬的儿子呢？

鲲鹏的父亲、母亲和柳笛的父亲、母亲是老朋友。以前，鲲鹏的父亲、母亲到柳笛家玩儿，和柳笛的父亲、母亲提起鲲鹏就会唉声叹气。听



水边的夏天

他们那口气，好像鲲鹏要是没出息，他们活着也没多大意思。这一次，他们自然更会觉得脸没处搁了吧？

柳笛很想知道鲲鹏现在在哪里，在做什么。

柳笛琢磨：“如果我是鲲鹏，我一定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拼命痛哭，痛快淋漓地宣泄掉心中的烦闷。然后，仔细想想，下一步该做些什么？最好主动和爸爸、妈妈谈一次，告诉他们我会从头再来。”

鲲鹏会这样做吗？

柳笛真的很担心鲲鹏从此消沉下去，自己再把自己打倒在地。

柳笛想给鲲鹏打电话。拿起话筒，却不敢拨那几个烂熟于心的数字。

鲲鹏现在最需要听些什么？柳笛心里没底儿。

欢乐的日子其实也不是很好打发的。柳笛想拜托全世界的好心人，千万别说她矫情。

有谁愿意听听柳笛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呢？除了高兴之外，她就是为鲲鹏担心。她总是忍不住想：“假如我是鲲鹏，怎么能够把这暗无天日的假期蹉跎？

爸爸、妈妈破天荒任由柳笛折腾。

柳笛不是一个特别能玩儿的人。黄海滴等几个死党，早已飞向祖国的大江南北。天地任逍遥啊！

柳笛的爸爸、妈妈忙着赶课题，没时间陪她出去散心。



柳笛的爸爸、妈妈异口同声：“这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顺利迈出一
步，还不值得特别庆贺。”

柳笛很想立即晕倒！在要求她学习优秀方面，爸爸、妈妈如同得了甲
亢，胃口大得和非洲大象无异。

外面热得像蒸桑拿，柳笛从早到晚只能闷在家里，吹着空调胡思乱
想。她倒是老上网，偶尔和那个网名叫“冻断腿也要穿裙子”的网友神
侃。

“冻断腿也要穿裙子，你可得帮帮我，我想笑可我不敢笑！我想哭但
我不知道为什么哭。HELP ME！”

“呵呵！咖啡猫，那还不好办吗？你先拼命笑，最好把脸笑烂。然
后，你再扯开嗓子拼命哭，直到把泪腺哭瘫痪为止！哈哈……呜呜……”

“别逗了，冻断腿也要穿裙子，我说的是真的！我不是开玩笑，我郑
重其事向你发出了SOS信号呢！”

“咖啡猫，我也说的是真的，我也不是和你开玩笑。算了吧，你别拿
我开涮了！考上了四中，你还不知足？你这不是‘有肉吃还嫌肥’啊？”

……

柳笛觉得挺无聊挺没劲的，这种感觉“冻断腿也要穿裙子”哪里会
懂？！

柳笛想给鲲鹏发一封“伊妹儿”，可她最终没这样做，不知道为什
么！

柳笛打开博客，好些天没写一个字了。此刻，她百无聊赖敲打出了这
样一个句子：

从此，雨点滴滴答答落进心田！

5

老天爷脾气古怪得如同旷夫怨女，铺天盖地的雷鸣和暴雨把这座城市折腾得死去活来。

柳笛喜欢阴天和雨天，尤其喜欢在阴天和雨天里打开种种纠结的心事，自艾自叹，顾影自怜。此刻，久立于窗前的柳笛，感觉世界即将毁灭。

可想而知，柳笛的情绪异常低落，就像跌入了世界最低点——马里亚纳海沟。想哭，无缘无故就是想哭！好几次了，她披头散发，疯妇般冲着暴风雨中垂死挣扎的歪歪扭扭的榆树哭。哭够了，浑身没有一丝力气，但轻松无比，慵懒地瘫在床上，思绪信马由缰。

说起来真是好笑，柳笛现在动不动就喜欢回忆过去。别笑话她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反正她觉得她已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沧桑呢！

柳笛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人。而且，她还认为一个人深刻与否与年龄无关。

柳笛对妈妈说：“妈妈教授，我想写一部回忆录！”

妈妈以为听错了，惊诧莫名：“你要写什么？”

“回忆录！BIOGRAPHY！瞧您大惊小怪的！我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题目我都想好了，叫《我不知道》。难道有谁会觉得这个题目不

‘酷’吗？”柳笛一本正经，煞有介事。

妈妈只顾整理手头的稿子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这是典型的‘少年不识愁滋味’呢！你才经历多少啊你就想写回忆录？你能写些什么呀？”

柳笛恨不能举三只手反对妈妈。妈妈虽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历史学研究专家，可在柳笛看来，妈妈永远也研究不透自己唯一的女儿。

柳笛芜杂的心事妈妈哪里会懂？

“笛儿，你已经考上四中，这个暑假完全交由你自由支配，你睡着了都应该笑醒，你干吗还没事找事闷闷不乐？”妈妈从稿子里探出头，望着柳笛，一脸茫然，“等我们忙完了这个项目，带你去曲城玩耍。那一带的古镇和石刻很不错。”

柳笛倒是想去曲城看看，但她并不抱什么希望，因为爸爸、妈妈常常给她开空头支票。

柳笛不再搭理妈妈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捣鼓满屋子的小玩意儿。

前天晚上柳笛做了一个梦，鲲鹏又出现在梦里。好像他们都还是小不点儿，大概是下午放学了吧，他们走进了“星星点灯”胡同，在拐角处那个四川人摆设的卤菜小铺前停下了。

鲲鹏慷慨地递给四川人一元钱，高声说：“叔叔，要三个鸭脚掌，给选大点儿的，行吗？”

柳笛背着书包跟在鲲鹏身后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那香喷喷、金黄金黄的家伙，简直就像一只看见了猎物的小野兽。

“呃，给你两个，我一个！别搞忘啦，明天该你请客了！”鲲鹏说。

他们俩站在路边，津津有味地啃。不知是谈起什么可乐的事情，两个





人笑得前俯后仰，柳笛甚至蹲在地上起不来。

“你别逗了，我肚子都笑疼了。我吃不下了，剩下这半个鸭脚掌归你。”柳笛说。

鲲鹏一把接过被柳笛啃得惨不忍睹的半个鸭脚掌，狼吞虎咽。

“嗨，你真弱智呢，我就是要让你笑得吃不下去！又上当了不是？”

梦醒后，柳笛还想返回梦中。她不由得念叨：鲲鹏，你可真够坏的！记忆中我可是老中你这样的奸计。遗憾的是，那时候我很弱智，还不知道词典里有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这个成语。否则，那半个鸭脚掌就下不了你的猪肚子了。哼！

为了找寻到梦中的蛛丝马迹，昨天下午，柳笛冒着被雷电劈死的危险专门去了一趟灯盏胡同。

那个沾满了灰尘的牌子，还挂在胡同口那棵老榆树树干上。可是，胡同两边的青砖瓦房已经拆了，到处是狼藉的砖头和泥土。一些戴着黄帽子的民工，正在盖新楼房。

那个四川人摆的小铺子没了。

柳笛突然心酸，像是把什么重要的东西给弄丢了。

离开灯盏胡同时，柳笛回过头看了看那棵虬枝盘旋的老榆树，眼泪竟然莫名其妙涌了出来……

柳笛感觉自己突然有点儿苍老了，因为书上说只有老年人才喜欢忆旧。



这一段时间以来，小时候和鲲鹏一起玩耍过的那些时光总在柳笛眼前晃动。一切是那么遥远，一切又像是发生在昨天。

那时候，虽然柳笛和鲲鹏也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闹得很不愉快，但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他们照样肩并肩穿过灯盏胡同，上学，回家。他们心里好像都没有什么秘密，什么事都不隐瞒对方。

上小学六年级那一阵儿，班上的同学爱背地里议论谁和谁“好”上了。

有一天下午，柳笛和鲲鹏走进灯盏胡同。像往常一样买了鸭脚掌以后，他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啃，一边说说笑笑。

鲲鹏突然神秘兮兮地问柳笛：“你喜欢我们班上的哪一个男生？”

柳笛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玩儿，笑着反问：“你先告诉我，你最喜欢我们班上哪一个女生？”

“你猜吧？”

他们差不多兜着圈子，绕着师范大学走了一圈。柳笛把班上女生的名字都问遍了，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了才恍然大悟，突然兴奋地说：“那就是我了？”

鲲鹏大言不惭，连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真聪明！”

后来，柳笛有没有告诉鲲鹏她喜欢哪一个男生，她记不起来了。

现在，柳笛想起那时候说的话，禁不住脸红心跳。可是，那时候他们可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。

柳笛思忖：“鲲鹏，真是奇怪，现在我们都长大了，即使在一起玩儿也不像从前那样随便。待在一起时，说什么都觉得挺没劲儿的，只好下跳